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七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六之一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

公名夷簡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徙壽州
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通判通州知濱
州擢提點兩浙刑獄入為侍御史知雜
事改起厝舍人同知通進銀臺知制誥
兩川饑為安撫使權知開封府 仁宗
即位拜叅知政事進戶部侍郎同平章
事出判陳州歲中復相封申國公出判
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入相徙封許國

公兼樞密使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慶
曆三年請老以太尉致仕薨年六十五

配食 仁宗廟庭

歲大水濱州河溢寇忠愍公知大名府請擇
守臣 天子親諭宰相以公行至則究利
害固隄防分導水勢卒不為民患濱人至

今思之 李宗諤
撰行狀

河北自五代末即筭田罇公嘆曰王道本於
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
自是農器無征 狀行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旣而

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爲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略叙一二

龍川志

祥符中營繕宮館材用所取東南騷動斬材木者或碎首洞胷官嚴期會以希上意死者以亡命捕繫妻子公抗疏條白卒緩其役調夫挽送材木盛冬河涸暴露岸次又請一切罷遣

行狀

嶺南獲賊意以為蜀盜李順者獻闕下王欽
若在樞府即稱慶 上以屬臺公劾之無
實乃守臣利其功鍛成之具以聞欽若愧
其前慶欲遂致其罪公執平無所變撓

上亦從之

狀行

歲旱蝗公表請飭躬修政略去賡吟小技敕

輔相以弭災變

狀行

寇忠愍公知永興軍府有姦民吏不能制寇
公摘其罪竄湖外過京師上變自訴且告
寇公有異謀公惡姦人得志傷信任之體

六之一

六三

楊柳

請加重刑益遠竄報可公不欲外聞以恩
自歸戒吏不泄語外卒無知者

狀行

時有習妖術者相傳能飛且攫人都下大駭
捕工術數者皆考訊傳致其罪公奏請取
捕吏使叅考以防其枉 帝寤遂無冤者

狀行

祥符中崇奉天書設官置使典司其事儀衛
物采甚盛矣 真宗崩比將葬文靖公判
禮儀院建議納天書於方中而官司儀衛
皆罷天慶天祺先天降聖等節但存其名

而已允公處事皆類此

家塾記

入內押班雷允恭擅移永定陵皇堂而丁謂
芘之朝廷命公與魯肅簡公乘傳按視盡
得其迹及允恭等盜没方中金寶以萬計
狀聞乃用按行故地抵允恭罪而罷謂相

狀行

真廟升祔器服一倣宮中務極隆厚公因論
事奏曰 皇太后於 先帝喪祭之禮曲
盡尊奉此雖至誠至孝之道然未足以報
先帝惟遠茲邪獎忠直推心待下克已抑

六之一

八四

楊柳

謙愛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鄙寧靜人物
富庶 皇帝德業日茂 太后壽樂無憂
此乃報 先帝之大節也 太后又命

真廟神主覆以銀罩及供設用鏤器公引
祀無豐昵清廟茅屋丹楹刻桶之戒手疏
以聞后亦從焉

狀行

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
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公即日編入時政記
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
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

焉狀行

天聖郊燔卒事柄臣例進官至是有司援舊
以請公倡同列確讓不拜遂著爲定式狀行
曹利用得罪遣內侍押班江德明圍其第公
與王沂公列奏利用雖有罪非至不軌乞
從寬宥遂止遠貶狀行

玉清宫災 太后見大臣泣且曰 先帝尊
道奉天並建宮宇今忽焦灼何以稱遺意
哉公知后旨且復營建因推洪範以明災
異之所致請罷不復建因率同列讓去使

八六一

五

楊柳

名止令內臣兼領遂不復葺狀行

公以 主上方富春秋宜導之典學擢孫奭
等居講席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說
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聞見

太后親祠大廟袞冕服章欲一用天子之制
公帥禮官前請於是冕十旒衣用十章物
數之間悉損於上狀行

初章懿之誕 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而
懿不得名及是章懿崩公聞之方奏事因
曰竊聞昨夕有宮嬪亡后聞之不懌不待

公盡言曰宰相豈管宮中事遽引 帝起
頃之后獨出曰卿固欲問吾母子耶公曰
太后他日不欲保全劉氏乎后乃命公裁
之公請葬如禮司天探后意以陰陽拘忌
聞公執議益堅卒輟視朝發哭備宮仗葬
西原苑中春會太后以君臣宴豫不應罷

公固請乃已

行狀○又聞見錄云李宸妃薨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文靖奏宜從

厚章獻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去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 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輿由

六之一

六

謝四

西華門以出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 仁宗號慟毀頰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 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又龍川志云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兒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 章獻神御前焚香泣告曰自今大嬖嬖平生分明矣

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
退公曰 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
而不愧於 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
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

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爨輔知無不為雖
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

狀行

太后嘗欲進荆王為皇太叔公力爭以為不
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既長而弗
出公因對言及以為不可后曰無他欲令
與 皇帝同讀書耳公言 皇帝春秋方
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
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 后曰何
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試披
史籍即可見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今只

八十一

八十一

楊林

在中書聽旨 后寤即日遣令出宮

狀行

大內災宮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
不發不得聞 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
久之追班 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
官盡拜樓下公獨立不動 上使人問其
意對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 上
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狀行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賊
汚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
太后曰既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外方之

事須本路監司發擿不然臺諫有言中書
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即
所損又大也 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
任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
至中書沂公曰陳絳滑吏也非王耿不足
以擒之立命進熟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
可惜也沂公不諭時耿爲侍御史遂以爲
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
于馬首去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問其道
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

耿遂密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
爲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
尤爲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
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既
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遂首常納禁器于
耿事聞 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耿淮
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料也

澠水燕談

契丹遣使借兵伐高麗 明肅欲與之文靖
公堅執不可后去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
恐生怨柰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旣而

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公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家塾記

章獻嘗爲大車乘幸浮圖公曰 太后旣稱制出宜有仗此車無名命有司鎖之不復

以進其防微杜漸皆此類

行狀

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整救防微杜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 仁宗旣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得罪于太后 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配嶺南賴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不知弗與辨也儻非 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賤丈夫急己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哉家塾記

章獻崩 上始親政事公手疏爲治之本以

諷于上其目有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
姦壬絕女謁遠近習罷力役節冗費條奏

甚詳

狀行

上以章惠有保護之勤因 太后遺誥特上

尊名公請刊遺誥止於宮中尊奉后不悅

上不得已出公判陳州將行燕見期以半

歲召還及期果召

行狀○韓魏公別錄云仁宗欲以楊太妃為太后問於呂

申公曰典故無此事 上曰奈已許之呂曰如此則陛下宮中姑立之可也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

官御史知其非而不敢爭也○又龍川志曰章獻崩呂許公以后遺令冊楊太妃為皇太后且復垂簾御

史中丞蔡齊將留百官班爭之乃止許公歎曰蔡中丞不知吾心吾豈樂為此哉 上方年少禁中事莫

六之一

十

謝四

主張者其後盛美人等恣橫爭寵無如之何許公之意或在是矣然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家用事亦何所不至古今母后臨朝如 宣仁后專奉帝室不為私計蓋未有也

天下學校久廢公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

分屋邸第無所統一公請置大宗正建睦

親宮置教授官悉授諸衛官以別庶姓

狀行

寇忠愍公以忠義自許邪臣因中以事廢死

南荒公辨其枉請加甄叙及賜謚以褒之

狀行

長秋虛位公抗疏請擇勲德之後有豪民陳

氏女已預推擇公以為不可乃止即選納

曹氏行狀○韓魏公別錄云呂申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

未除而勸仁宗立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

做一不好事它日申公語公曰此事外人不知上

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

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

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仁

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久不除中

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

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

銓量之仁宗頷之東軒筆錄

初元昊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伺釁議者

請城洛陽為遷都之計公獨謂虜畏壯侮

怯易以威制洛邑山川狹隘以壯則不足

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

伐虜謀或曰此為虛聲爾不若增修東都

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曰此子囊城郢計

也使虜果南嚮則雖城固無益卒申前議

既而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及劉六符

等再至桀鷲久留不能遣公奏請於殿外
幕次與虜使相見置酒面議以折之 上
以爲然虜使見公畏伏語於館伴使曰觀
宰相如此雖留無益遂亟就道前好如初

狀行

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以天章閣待
制知開封府屢攻呂公之短坐落職知饒
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許公自
大名復入相言於 仁宗曰仲淹賢者朝
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

六一

八十一

楊柳

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副使 上以許公
爲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文正面
謝曰邇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
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邪
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
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
不以聞時宋庠爲叅知政事先是許公執
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
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
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

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它人敢爾耶宋公以為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柝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為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

力宋公謂許公必有言助已而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何如許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於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為許公所賣也尋出知揚州記聞○又行狀云范仲淹在延州馳書使諭元昊已乃奏上遣中使於界首等截取其報書仲淹知之使人先路取其書去首尾以進上怒出書以示二府同列有抗言乞斬仲淹者公言關外之事不可中御兵交使在其間仲淹不可加罪上怒遂釋某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帥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又不可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

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
元陳恭公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
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
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
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請退而具草使二
官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
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群吏罷磨勘減
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
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
求去以候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

老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
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
既廷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
宿道者院而某在焉賓退使人致問范公
往見之某佯曰叅政欲求去邪范公以對
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復還
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
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
爲西帥每奏即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
使而請報不迨何也曰某別置司專行廊

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爲然
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罷去而
賈陳相矣及某薨范公自爲祭文歸重而

自訟云談叢

王洙修經武聖略 仁宗覽而善之命呂夷
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
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旣出乃謂洙曰夷簡
以修經武聖略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
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故
不果洙退歸會 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

八十一

八十五

荷

用洙與夷簡以爲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
中人具記 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
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
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 上萬幾事
繁恐不記夷簡語其後洙又修 祖宗故
事叅知政事范仲淹請用洙直龍圖閣
上已許之仲淹又曰乞宣諭出自 上意
上正色曰當用則用何必出朕意今欲宣
諭是不當用也其命遂寢仲淹大慙而退
此洙自爲孫之翰言之

南豐雜識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官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官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謀

聞記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

善必收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効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負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東軒筆錄

慶曆初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轡既見 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 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上以爲深得輔臣之體

聞記

呂相在中書奏令叅知政事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

皆可以爲相矣

聞記

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 上好食糟淮白

魚 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爲進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奩也

其智慮過人類此

聞見錄

公感風眩 天子憂甚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入中書公表固辭御府出

萬金藥 上剪髭以賜公手詔曰古人有
言髭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髭合湯藥
表予意也卿久病中書密院臣寮全然不
勾當公事任滯卿錄可以委任臣寮三五
人來卿更調攝副朕眷焉更有西北兩事
子細一一奏來公首奏陳西北事機因薦
范仲淹韓琦文彥博龐籍梁適曾公亮等
數人後皆大用

狀行

公薨于鄭計聞 上震悼對執政語公輒涕
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

夷簡者

狀行

上嘗大書方正忠良四字以賜及親篆王曾
墓碑額因慨然曰呂夷簡宜賜之遂書懷
忠之碑以賜其後大臣家繼有陳請自此
始也

狀行

公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然嘗建募
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
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繒
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于後世費大
而不可止

六之二

丞相陳文惠公

公名堯佐字希元閬州閬中人中進士
第累遷太常丞為開封府推官貶通判
潮州還直史館歷知廬壽二州兩浙京
西河東河北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
使天聖初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出知
河南府徙并州權知開封府為翰林學
士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出知永興軍
徙廬州同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

六之二

以使相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薨年
八十二

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嘗以言事貶通

判潮州其所言蓋大臣所難言者

歐陽公撰神道碑

潮之惡溪有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

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

神道碑○又澠水燕

談云咸平中陳文惠公謫官潮州時潮人張氏子濯于江邊為鱷魚所食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鱷魚遠徙今乃賊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得戮之圖其形為之贊至今人多傳之鱷大者數丈或玄黃或蒼白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睥目利齒見之駭人如化山谷間大率為鱷者十二三焉餘或為龜或為龜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之任犀也

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
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
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
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神道碑

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啣之不數歲輒壞
而復理公嘆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
易以薪土言者以爲非便而丁晉公主之
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
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

成

神道碑

八六之二

八二

文慶

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
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
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

神道碑

太行山當河北河東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
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
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
太行之險通行者得公以爲利公曰吾豈

爲今日利哉

神道碑

河決壞滑州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荆爲木
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

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神道碑

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神道碑
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竒動

六之二

三

五陵

京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喧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神道碑

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神道碑

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

知制誥者唯楊億及公二人而已神道碑

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

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

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

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

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

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神道碑

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

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

言者皆當今之弊臣所欲言而陛下之

所宜行也 天子嘉納之神道碑

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

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

十言自誌其墓神道碑

呂申公累乞致仕 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

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 陛下當

自擇 仁宗再三問之申公對曰 陛下

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

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

堯佐者 仁宗深然之遂大拜湘山野錄

公性儉謹行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
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公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
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
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
立左右坐客蹙躑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
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
以陳氏世家為榮

神道碑

堯咨精於弧矢常自號小由基為知制誥出

八六之二

五

江陵

守荆南廻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
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
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
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伎
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名臣傳

六之三

丞相晏元獻公

公名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以神童召
試擢祕書省正字召試中書累遷知制
誥入翰林爲學士遷左庶子 仁宗即
位拜樞密副使出知應天府召爲三司
使拜叅知政事出知亳陳州復爲三司
使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爲樞密使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中知潁陳許
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
府以疾請訪鑿藥京師因留侍經筵踰
年薨年六十五

六之三

六

五十四

晏公殊父本撫州手力節級晏公幼能爲文
李虛已知滁州一見竒之許妻以女因薦
於揚大年大年以聞時年十三 真宗面
試詩賦疑其宿成明日再試文采愈美
上大竒之即除祕書省正字令於龍圖閣
讀書師陳彭年陳彭年亦撫州人有文學
而姦邪丁謂薦之置 上左右使其譽已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
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
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
在乞別命題 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
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
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
徃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
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
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
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

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
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 上面諭
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
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
徃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實知
事君體眷注日深 仁宗時卒至大用筆談
公旣佐佑東宮 真宗所以諮訪多以方寸
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
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 真宗閣中
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

人莫之見也神道碑

真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群臣奏事 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神道碑

章聖皇帝判南衙時 章獻太后得幸張耆有力焉天聖中 太后以耆為樞密使殊言樞密與中書為兩府同任天下大事朝廷雖乏賢亦宜以中材者處之如耆者但富貴之可也忤 太后旨坐以笏擊僕隸

出守南京名臣傳

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神道碑

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神道碑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志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 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 先后誕育朕躬殊為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祕

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
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
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
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
南都及殊作相八大王疾革上親往問
疾王曰叔父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
上曰晏殊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為用之
上歸閱圖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
重黜之宋祁為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
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
而規利以它罪羅織之殊免深譴祁之力
也

龍川

志

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
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
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
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
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
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

神道碑

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
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

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天子旣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

已

神道碑

公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

六之三

六五

五十四

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 上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 天子尤哀悼

之

神道碑

公剛峻簡率盜入其第執而榜之旣委頓以送官扶至門即死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惰急云

六之四

丞相鄭國宋元憲公

公名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天聖初舉
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通判襄州召
試遷左正言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寶
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出知揚
州徙鄆州復入叅知政事除樞密使皇
祐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河南
府復入為樞密使封莒國公以河陽三
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

六之四

八

謝

英宗初改封鄭國公判亳州以司空致
仕薨年七十一

為左正言會郭皇后廢以諫官伏閣爭不可

得坐罰金

王禹玉撰
神道碑

它日裁異數見宰相唯能開觀寺為民祈福
公謂裁異之來所以戒政事此豈所以應
天變哉奏罷之

神道
碑

先是趙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敵失軍
因詔中書兼管樞密院機事時緣邊諸帥
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以故號令頗不一

又兵多分屯堡障公言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它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分兵四出以撈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碑神道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猝莫敢對公時叅知政事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碑神道初公言比有近幸之人多緣內降得橫恩宜因大祀之後并絕以新聖政於是 帝別

八六之四

八二

謝

為手詔與赦書同降

碑神道

公間言 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彊本之執又武臣用恩幸者多得仕邊要而孤寒者常在東南至老無恩澤公乃作科條均其所入官而恩幸者滋不說碑神道皇祐中宋元憲公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室當靈長若身沒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習三品階勲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退朝錄

宋元憲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

顧而行 仁宗呼內侍臣拾以與之議者

謂 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呂氏家塾記

宋鄭公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

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 仁宗

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

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

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 仁宗

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名庠字公

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

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

以為小人之戒也歸田錄

宋元憲公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

不為也退朝錄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

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

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

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寮

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

公不荅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

遣之史塵

宋允憲雍雍然有德之君子也既叅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允務清靜無所作為有為者病之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謂我因為自詠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當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真意轉悠哉史塵

宋允憲公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沉偷安云

六之五

叅政韓忠憲公

公名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知永城縣通判陳州知洋州改相州入為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出為河北轉運使仁宗初為御史知雜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拜御史中丞景祐三年除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拜叅知政事出知應天府改澶亳二州以太子少傅致仕薨

六之五

八

第

忠憲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及趙公有女遂與公議親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公具素服往哭之李康靖為長社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莊敏遺事。又聞見錄云韓叅政億李叅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

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叅知政事世為婚姻不絕

忠憲公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葦席為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憲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

莊敏遺事

億博學能文嘗為開封府判官監分故相向敏中諸子資產宰相丁謂欲市其別業億諭向氏子勿與謂惡之出為河北轉運召為御史知雜剛毅不撓權勢畏之知益州會歲大旱故事發粟六萬石賑民億發十

六之五

二

葉新

萬石以賑之民免飢饉為治嚴簡而有惠愛召為中丞楊尚二美人以罪斥出後復欲召入億言武后已斥居感業寺復召入宮終為唐室之禍又奏置裏行四貲以廣言路在樞府請薦武臣以備任使纂兵法以授諸將及廣南募土兵數事景祐中唃嘶囉與趙元昊交兵使來獻捷執政以夷狄相攻中國之福議加唃嘶囉節度使億曰二族俱藩臣當諭使解仇釋憾以安遠人且元昊嘗賜姓今夷狄攻之而反加恩

賞恐徒激其怒以生邊患無益也 上是

其議乃厚賜其使而遣之

名臣傳

韓忠憲公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爲它姓賂里嫗之兒類者使認之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畜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

卷五

三

集解

復歸如初

東軒筆錄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公可用文正旣貶 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叅知政事

公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招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 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

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

名臣傳

公性方重治家嚴有法雖燕居未嘗見墮容其親舊之孤藐者多爲昏葬之

韓忠憲以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寮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

六之五

八

素荷

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蘇氏談訓

六之六

叅政程文簡公

公名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舉服勤詞
學科補泰寧軍節度推官召試直集賢
院擢知制誥權三司使御史中丞以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還知開封府復爲三
司使遷戶部侍郎叅知政事降光祿卿
知潁州復侍郎知青州北京建爲留守
以武昌節度使知永興軍加宣徽北院
使判延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

六之六

八

陳聞

名府更授鎮安軍節赴鎮薨年六十九
公嘗館契丹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
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
切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
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

可遂止

歐陽公
撰墓誌

公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
至其臨時如不用意又略其細治其大且
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
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公先戒吏爲火

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
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
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
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
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
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
公亦不問遂止蜀之妖人有自號李冰神
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
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
亂矣 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

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且曰殺一人可使蜀
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
非有知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惟
不制其始遂至於亂耳使者還奏其語於
是 上益以公爲能

墓誌

公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官者治獄
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
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
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
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

災也不宜以罪人 上為緩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

五

墓誌

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

墓誌

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

八
六之六

八
三

原
用

淹皆指為黨人公獨為 上開說明其誣枉 上意解而後已

墓誌

公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官官怒言 陛下雖有欲物在程琳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 陛下惜爾 天子以

為然

神道碑○又東齋記事云夏秋公納之物如鹽麩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台歸

一名程文簡獨以謂沒其舊名異日不知
或再敷鹽麪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仁宗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與盜失之
費蓋十常三四欲募商賈令入中以實都
下時程文簡公為三司使以為萬一所入
不足必邀以增直是商賈得操其柄其議

遂寢

塵史

公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
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
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
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

六之六

八四

陳開

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
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出兵夏人以為
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

神道碑

公叅預大政王隨陳堯佐為宰相公性剛厲
與二人不叶遂俱罷政及李淑作堯佐墓
誌言虺悞弗咸用是罷去其意謂堯佐王
隨虺弱不任事公剛悞不和故陳氏子弟

頗銜之

名臣傳

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
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

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云

墓誌

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且亮祚雖幼然君臣和三將無異志

八六之六

全

陳

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

上以為然

墓誌

章獻垂箔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章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仁宗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為開封府司錄及章獻崩黜為汀州司馬程琳亦嘗有此請而人莫之知也仁宗一日在邇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在章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

讀聞之然 仁宗性寬厚琳竟至宰相蓋
無宿怒也 龍川志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